

保衛
新中國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陈立德 著

翼

上 (下)

YI SHANG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翼上 / 陈立德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2版)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 / 黎白主编)

ISBN 7-80171-307-9

I. 翼…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56 号

翼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2.625 字数 568 千字

2005 年 5 月(2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307-9/I · 225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高骏涛的飞机是最后一个在机场降落的。他拉开座舱盖，跨出座舱第一句话就问：

“小江回来没有？……”

当听到柯万昌回答“还没有回来”时，他的心情顿时感到沉下去了。不由想起在空中他和江文玉分散前最后的情景：当他击落了迎面的敌机，把后面的敌机全部冲散后，便迅速拉起飞机，一面上升抢占高度，一面寻找新的战机。这时他想到，敌人飞机多，而他们只有两个人，江文玉缺乏战斗经验，更需要在一起密切配合，互相掩护，他便大声在无线电里招呼了一声：“三二八，注意跟紧，保持双机作战！……”但是，耳机里没有传来江文玉的回答。高骏涛急忙向后面望去，后面已没有江文玉飞机的踪影了；他又向周围的天空望去，也看不到有江文玉的飞机。高骏涛又大声地喊了一遍：“三二八，你在哪里？快回来编队，快回来编队！”耳机里依旧没有江文玉的声音。这时，八九架敌机又一窝蜂地向高骏涛反扑过来。高骏涛立刻抢占主动，疾速地来了一个垂直跃升，流星般地直射天空；然后又一个倒扣翻转，机头向下，如同奔雷压顶般地直射下来。那一群敌机被高骏涛这疾速灵活的动作和威猛磅礴的气势吓呆了，急忙纷纷四散逃跑。高骏涛的飞机凌空而下，早已瞄准了一架逃跑的敌机，疾速逼近上去射出一顿炮弹，正打在敌机的座舱

和发动机上,爆炸的机身碎裂成一团团火球落下去了。其余的敌机看见,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翅膀,拚命加速逃窜;高骏涛想到保卫大桥的责任,怕给尉迟恒和程双虎加重压力,便没有向远处追赶。他只是关心江文玉的安全,一面在无线电里大声呼叫,一面在附近的空域盘旋寻找,但是也一直没有看到江文玉的飞机。直到周围的敌机都已逃得无影无踪,敌人偷袭大桥的阴谋遭到彻底失败后,他们的返航时间也快要到了,高骏涛才招呼尉迟恒和程双虎一起集合,编队飞回了机场。

此刻,柯万昌看到高骏涛的神情,尽管他自己也一直都很担心,这时反过来安慰地说道:“不要紧,油量还够飞一会的,兴许马上就能回来!”

高骏涛望了天空一眼,又带着歉意的声音向柯万昌道:“不,老柯,现在想起来,小江起飞以前还是带着情绪的。不过他没露出来,我们也没把工作进一步做好。……如果真是这样,就可能发生非常严重的问题。”

柯万昌没有说话,他知道自己的战友这种严于责己的精神;在战斗中,实际上是僚机丢开了长机——这是违反战场纪律的错误,但是高骏涛想到的是首先责备自己。

这时,一辆小吉普车从滑行道那边开过来,在飞机前面停下。从车上走下团政委祁征远,他一直向飞机跟前走来。刚走下飞机的高骏涛,大步迎上去,向祁征远敬礼:

“政委!……”

祁征远热烈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道:“你们今天的任务很艰巨,同志们辛苦了!……”

高骏涛真挚地怀着歉疚的心情道:“政委,小江没有回来。……怪我没有带好!”

祁征远用深情的目光看着他道:“刚才尉迟恒也谈了空中的情况,这不怪你们。……对于江文玉同志的情绪,他在昨天空战回来

时就有些表现；后来又突然正常了，加上别的工作一忙，我们就没有进一步对他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空军的活动是以分秒计算的，我们的思想工作也必须争分夺秒，决不能把问题带到空中。要说责任，首先应当是我的责任。”

高骏涛望着政委，坚决地请求道：“政委，让我加了油再飞上去；我一定要把小江同志找回来！”

祁征远安慰他说道：“小江的情况，我们已经报告了上级指挥所，看有没有可能迫降到兄弟部队和友军的机场。同时已经和刚才战斗空域地区的朝鲜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部队取得联系，如果有了下落，他们会很快通知我们的。你们今天的战斗打得不错；先到休息室好好休息一下，等一会认真总结经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是。”高骏涛答应着，他又向旁边的柯万昌低声道：“老柯，小江的飞机没有回来，你到他们机务组看看，同老黄一起做好同志们的工作。”

柯万昌点点头道：“你放心吧。刚才我看见大队政委已经过去了。……我一会也去。”

高骏涛这才同祁征远坐上吉普车，向飞行员休息室那边疾速驶去。但是，此刻他的心，还留在天空，留在那没有回来的亲密的战友身边……

飞行员休息室外面，气氛十分活跃热烈。刚从空中战斗归来的飞行员们，都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一面喝水抽烟，一面兴奋激动地谈论着今天这场激烈的空战。

今天的空战打得特别紧张激烈，他们截击了七十多架敌机。根据初步统计，三个大队共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十五架的重大胜利。尽管他们为胜利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对这支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部队来说，他们为自己在斗争中的飞速进步而欢欣鼓舞，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所有这些飞行员们中间，程双虎说话的嗓门最高，他好像总

是在跟别人激烈辩论。尽管在今天这场紧张激烈的空战中，他们中队打得最艰苦。他的飞机受了伤，起落架的钢丝拉索打坏了，一边轮子放不下来，刚才返回机场用一个轮子落地时，情景十分惊险，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他的飞机终于安全迫降下来；当他走下飞机之后，空地勤战友都拥上去向他表示热烈祝贺，为他在斗争中飞速的进步成长感到高兴。是啊，谁能想象不久前在正常情况下落地还蹦蹦跳跳的双虎，今天在这种复杂危急的情况下能如此灵活而安全地降落下来呢？不过，我们的双虎在战友的祝贺面前丝毫没有感到骄傲和得意，他特别关心高骏涛和江文玉的安全，为他们还没有回到机场感到焦急。当然，他也完全相信中队长和小江，在任何危急艰险的情况下都会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但是他的情绪还是没有往常那样活跃热烈。按说他今天击落了两架敌机，战绩很大，是有很多经验可以介绍的，但他更多地向人们讲述的是中队长和小江在空中英勇战斗的情景，很少谈到他自己。当有人听说他在最后，炮弹都打光了，返航时又突然遭遇了一架敌机，但他终于灵活机动地吓跑了敌人，再三追问他的经过时，他才若无其事地说道：“当时我想，你还能钻到老子的炮筒里看看有没有炮弹？没等他靠近，我就先冲过去；那小子一看我做的动作，以为要向他开火，吓得赶紧就朝海上倒转翻滚逃跑了！……我心想：你小子跑就跑吧，这回放你条命回去；衙门口卖纱帽，迟早是老爷的货！……”

他刚说完，人们都活跃地大笑起来了。

丁玉兰像喜鹊似地在休息室跑进跑出，背着个药箱，跟着那位戴眼镜的航空医生。他们在那些刚刚战斗归来的飞行员们中间看着，询问着。那些飞行员们都聚集在一起，有的在擦汗，有的在喝水，一面在热烈地争论着，谈笑着。丁玉兰提着药箱挨个地问：

“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

飞行员们的回答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微笑而感激地摇摇头，

有的拍拍胸脯表示一切正常,有爱开玩笑的就皱起眉头来出个洋相,等航医和丁玉兰要认真给他检查时,他就得意地噗哧一声笑了。程双虎跟航医开玩笑是家常便饭,可是一见到丁玉兰就老实了,连忙远远地躲到一边去,“这个小丁子可碰不得,她那张嘴比我还厉害!……”咱们的双虎也甘拜下风地说。

不过,丁玉兰那双眼睛在飞行员的中间搜寻着,很快就发现了高骏涛和江文玉还没回来,但这时也不好向别人询问,只是心中暗暗感到有些耽心,也不再向程双虎打趣了。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过来。高骏涛、祁征远、姚凯、孟胜刚下车后,都走进休息室里面去;刘荣山和二、三大队的大队长、大队政委们也都进去了。飞行员们都纷纷议论起来。

“怎么没看见小江?……”

“恐怕战斗中出了什么问题。……”

“今天四中队离开大队去打轰炸机了,听说后来战斗打得很艰苦!”

“到底怎么回事?……”

于是,人们的话题,又都集中到高骏涛中队今天的行动上,飞行员们关心地向尉迟恒和程双虎询问着。

杨国海听了程双虎的介绍,大声道:“不管怎么说,你们今天脱离整个大队,单独行动,就是错误!”

程双虎不满地反驳道:“你别不了解情况,乱撇手榴弹!我们向副团长和大队长报告了两次,可他们都没有回答;当时情况那么危急,我们能眼瞅着敌人去炸大桥吗?”

杨国海道:“情况再危急,也得有个空中纪律嘛!副团长早就强调过,空中不比地面,范围那么大,时间都是按分秒计算的,特别要重视遵守纪律。你们今天单独行动,造成了多坏的后果;小江到现在还没回来,连副团长的飞机都受了伤,差点叫敌人给干下来了!……”

程双虎激动地嚷道：“副团长飞机受伤，也能怪我们？……我看，那是他的作战指导思想有问题，一开头就上了敌人的当！……”

杨国海不满地说道：“你看，你看……犯了错误，还这么不虚心！……”

这时，周围的很多飞行员都被他们的争论吸引过来，站在旁边的人越来越多。连炊事班长老郝也站拢来，含着烟锅全神贯注地听着。

尉迟恒平静地向杨国海道：“到底是不是错误，得先把道理讲清楚。今天的空战，为什么没接受上次的教训，又叫敌人的战斗机缠住了呢？难道这也是我们离队造成的后果吗？”

杨国海语塞，但仍顽强地辩解道：“你别把两个问题混在一块儿，上回是上回，今天是今天……”

尉迟恒严肃地说道：“不，杨国海同志，问题是两个，可根子是一条。如果接受上次的教训，真正明确了以地面胜利为胜利的思想，今天就不会去拣那八架敌机的便宜，最后也不会被敌人的大机群缠住。要真正总结教训，我认为，首先应当弄清为什么去，才能正确地回答应不应当去。我们并不害怕承担责任，但是只有把这些原则问题分清了，才对我们今后的战斗有利。”

尉迟恒这一番很有说服力的道理，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感。飞行员们也都在旁边热烈地议论着：

“对，关键是为什么去！……”

“我看，高中队长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根本不能算违犯纪律。……”

杨国海仍然不服地说道：“这还不算违犯纪律？要都这么干起来，还怎么打仗？”

一个飞行员道：“特殊情况嘛！……你要碰到这种情况，能怎么办？”

杨国海向休息室内看了一眼，望着尉迟恒和程双虎笑了笑说道：“好吧，等会看团首长怎么下结论。……”

飞行员休息室内，团的领导和大队干部们也正在分析研究今天的空战情况，统一认识，准备进行战斗讲评。他们的情绪虽没有飞行员们在休息室外面争论得那么激烈，但是，两种不同的看法却也同样是针锋相对的。

团长和政委为了充分总结这场空战的经验教训，特地让高骏涛也参加了大队以上干部汇报情况的会议。在听了高骏涛讲述他们中队赶到金川里大桥战斗的经过后，大队干部们一时都陷入了沉思，没有说话。沉寂了一瞬，姚凯看了看祁征远，微笑地向大家道：

“是不是感到有些难发表意见啊？……正因为这种情况比较特别，而且在今后的战斗中又是我们还可能遇到的，所以更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下，把是非弄清楚。我们是在从战争学习战争，同敌人交手也只要一两次，空中战场对我们仍然还是陌生的。我们不要怕意见分歧，不要怕引起争论，应当充分发表意见，甚至允许保留自己的看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斗争中更快地前进。”

听团长讲过以后，刘荣山最先说道：“我谈谈看法吧。……对今天四中队的战斗行动，我个人是表示支持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灵活机动的表现。既然我们消灭敌机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保证地面战略目标，为地面战役服务，那么当发现敌人轰炸机群去袭击我们的地面目标时，我们又怎么能不主动赶过去攻击呢？……而且从战斗效果上看，他们虽然冒了一定的危险，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取得了很大的战绩，更重要的是有效地保证了地面目标，粉碎了敌人的炸桥阴谋，为保证地面胜利作出了贡献。因此，他们的行动是符合全面利益的，值得我们提倡和号召全体同志学习。”

刘荣山发言后，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是也有几个同志表示了

不同的意见。一位大队政委说道：“即使从效果上看，他们的战斗行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从组织纪律性上来要求，没有得到空中指挥员的批准就自由行动，终究是个错误。不仅不应当受到鼓励和提倡，而且还应当受到必要的批评，才能保证今后在空中不发生类似违反纪律的现象；而保证严格的组织纪律对空军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他的看法，又引起了人们关于高骏涛中队是否组织纪律性不强的问题，以及在空中如何积极地执行指挥员的命令、如何理解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空军有无特殊等等问题的热烈争论。尽管分歧十分尖锐，但他们的情绪都很活跃，认真。

高骏涛在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表示态度道：“今天的行动，完全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如果说在组织纪律性上有错误的话，应当由我全部负责。不过，有一点我还要坚持，就是从今天的战斗里，我更感到我们的缺点不只是个战术问题，而是缺少真正为地面战友服务，以地面胜利为胜利的思想，缺少坚定地相信我们现有的力量，完成歼敌保桥任务的决心和信心！敌人的狡猾并不可怕，他们的战术我们也是可以打破的。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从思想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

高骏涛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休息室里短暂地沉默了一瞬，孟胜刚心情沉重地说道：

“作为空中指挥员，对高骏涛中队今天出现的问题，我应当负主要责任。特别是造成了江文玉到现在下落不明，我感到心里非常难过。……如果当时不出现无线电干扰，情况可能还不会那样。不过我认为，问题不在高骏涛中队应不应当去打轰炸机；从效果上看，他们当时的决定也是对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真正接受上次空战的教训，从根本上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我认为，从高骏涛中队今天受到的严重损失证明，光凭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既打战斗机又打轰炸机的；如果一定要勉为其难，那就会造成今天这样

的结果，甚至比今天的情况还要更糟。”

高骏涛用心听着孟胜刚的发言，这时忍不住说道：“我不同意副团长的这个看法。恰好相反，我认为，只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树立坚定的敢于为全局挑重担的决心和信心，再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们就完全可以依靠现有的力量，完成歼敌保桥的任务。”

这时，三大队长李春贵颇感兴趣地望着高骏涛问道：“高骏涛同志，你能不能再进一步说得具体一点。如果我们要完成歼敌保桥的任务，既打轰炸机又打战斗机，那就会使兵力更加分散，怎么能在空中体现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原则呢？”

人们热烈地议论着，感到这个问题提得很对。

高骏涛点点头，从容地说道：“歼敌保桥，和集中优势兵力，并不矛盾。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把兵力集中在什么地方。……”

“你们认为到底应当集中在什么地方呢？”有人问。

高骏涛继续说道：“上次空战以后，不少同志就看出了敌人使用的是牵制战术，即用战斗机缠住我们在高空打空战，让轰炸机利用雷达盲区和云层掩护，从低空袭击轰炸大桥。今天的战斗，证明敌人使用的还是这个办法，不过手段更加狡猾和复杂了。上次团党委发出开展军事民主的号召以后，我们根据不少空地勤战友提出的好建议，初步考虑了一个反牵制方案。通过今天的战斗实践，我们更感到对这个方案有信心有把握了。”

人们的情绪都活跃起来，姚凯和祁征远也交换了一下喜悦赞扬的目光。李春贵更感到兴奋地向高骏涛问道：

“老高，你能不能详细谈谈反牵制方案的内容？……”

高骏涛道：“我们认为：上次造成大桥被炸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运用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思想，没有把主要兵力去打敌人的轰炸机，相反却把主要兵力去对付敌人的战斗机群。

因此造成两头被动,顾此失彼。今天的空战,同样也有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中队赶到了大桥,但是主力仍然被敌人的战斗机纠缠住了;这样就达不到狠狠打击敌人轰炸机的目的,大桥就还是有被炸坏的可能,地面目标的安全就还是没有得到可靠的保证。”

刘荣山思索着,向高骏涛问:“你的意思是:应当集中优势兵力去打敌人的轰炸机?”

“对。”高骏涛明确地点头。

二大队长孙启亮接着问:“那敌人的战斗机群来了,由谁去对付呢?”

高骏涛坚定有力地说道:“可以预先指定少数部队,比如一个中队到两个中队,去进行拦截!”

“一个中队到两个中队?……”高骏涛这个大胆的想法,在人们中间引起了一阵惊讶的议论:

“这太少了把?……”

“搞不好非得让敌人给包了饺子!……”

“我看里边肯定还有学问,……”

孟胜刚望着高骏涛,摇了摇头,笑道:“你这个想法很大胆,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可是也太不切实际了。你想用一二个中队去拦截敌人的战斗机群,首先就不符合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的军事原则。”

高骏涛道:“不,副团长,为了保证局部优势,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我们今天的实际的。过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就曾经以游击队或小部队钳制敌人的正面及一翼,然后集中全力袭击他们的另一翼的一部分,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战术。我们今天在空战中为什么不能学习这种战术呢?”

孟胜刚看了看大家,又微笑地向高骏涛道:“天空那么大,敌人一出动就是七八十架飞机,你怎么拦截得住?……它们就光是些飞机模型,你也打不过来呀!”

大队干部们听着,也感到不好解决,便说道:

“这是个问题,天上不比地面,一无阵地二无掩护,怎么进行拦截?……”

“冲散还行,可就是不能全都牵制住!……”

高骏涛望着大家道:“天空有它的特殊规律,要用少数兵力去牵制拦截大机群确实有一定困难。有些具体问题,我们也还没有完全考虑成熟。不过我坚决相信,这样做绝不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空战经验,提高战术思想,进一步发扬军事民主,最后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切实可行的战斗方案。”

姚凯看看表,低声和祁征远商量了几句,又抬头望着大家说道:“食堂的同志在等着开饭,我们的研究是不是暂时就到这里。今天的战斗,虽然敌人又使出了许多新的狡猾手段,但我们还是保卫了大桥,取得了很大胜利。特别在空中和地面失去联络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能够独立作出判断,不怕承担风险,积极主动地完成保卫大桥的任务,给了地面战友及时有力的支援。这正是我们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和进步的具体表现。今天的争论,实际上还是我们上一次争论的继续,不过又进了一步,问题更明确更具体了。如何进一步开展战术研究活动,团党委还要专门进行讨论。我个人完全接受高骏涛同志的意见:转变战术,首先要转变思想,我们一定要坚定地树立以地面胜利为胜利的全局观念,相信和依靠现有的力量,勇于为全局承担重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通过斗争实践,打一仗进一步,迅速地战斗中成长壮大!”

开饭的时候,飞行员休息室里又变得活跃热闹起来。老郝看飞行员们都进来后,就站在中间喜孜孜地说道:

“同志们,今天你们又打了个大胜仗,空勤食堂的全体同志都特为要我向你们慰问,向你们学习!”

立刻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老郝摆开碗筷的时候，程双虎兴高采烈地走过去，就要揭开放主食的保温桶，一面热心地问：

“老班长，今天又做什么拿手饭菜了呀？”

老郝急忙挡住他的手，笑着说道：“慢来，先跟我说说，今天你打下敌机来了吗？”

程双虎笑道：“老天爷！是不是又要请我们吃棒子面做的美国飞机呀？”

人们都哄笑起来。老郝也笑着，摇摇头说道：“这回你可没猜对，再也不给你吃那个了！……”他看着大家，又郑重地说道：“同志们，你们在天上是打一仗进一步，我们伙房的工作也要越做越细致，跟同志们好好配合。……政委常讲，咱们空军要特别讲究那个集体性儿，不能发展个人英雄；打下敌机都是大伙的功劳，红花还得绿叶扶嘛！我们炊事班仔细合计了一下，往后，只要是打了胜仗，空地勤食堂就都做一种印上红五角星的白糖点心，一来是表示我们炊事班的心意，二来让大伙也都觉着光荣。……”

他刚说完，程双虎首先就热烈赞扬道：“老班长，您改得好，我双手拥护！”飞行员们都热烈鼓起掌来。

老郝不好意思地双手搓着围裙，笑着说道：“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请同志们多提意见。……”

刘荣山也尊敬地向他说道：“我们要向您学习，老班长，学习您们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创造精神！”

老郝连忙摇头道：“我们也没啥能耐，好多事还是祁政委帮我们开的窍呢！比起你们和地勤工作的同志，我们的工作还差得很远。……”他看着飞行员们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样子，心里特别高兴，话也就多起来。吃饭的时候，他看见高骏涛一直心事很重，没有说话，知道他心里还惦着没有回来的江文玉，便走到他跟前安慰道：

“高中队长，你得多吃一点，今天你们中队打得最艰

苦啊！……小江的事你也别总惦着，他平时就挺机灵的，万一飞机不听使唤了，他还能不想办法？再说，那里到处还有咱地面部队的老大哥和朝鲜乡亲们，都把飞行员当成宝贝似的，还能叫他冻着饿着？……照我看，多则三两天，少则一天，他准能结结实实的在这儿一块跟你们开饭！”

老郝的话，把高骏涛也说笑了；他感激地望着他道：

“谢谢你，老班长，等小江回来，我们一定打下更多的敌机，来回答您的鼓励 and 希望！”

安排好飞行员们开饭以后，老郝就坐到休息室门口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含着小烟袋，喜爱地、充满感情地望着那些正在吃饭的飞行员们。这中间有些飞行员就是从老郝先前工作过的那个航校里来的。不过，老郝比他们先来到部队。这些在今天显得这样矫健而勇猛的神鹰，他是亲眼看着他们长上翅膀，亲眼看着他们飞上天空去的。他自己虽然没有飞上天空，可是他那颗心曾经同那些刚放下步枪和马刀来到航校的年轻战士们一起跳动，为他们遇到困难而焦心，为他们征服天空而兴奋。在这些年轻的战士们身上，真是倾注着他老郝的全部心血和感情啊！

在飞行员们开饭的时候，老郝看见祁征远同政治处周主任，还和几个大队政委一起在飞行员休息室外面专心地研究工作。这些政治工作干部，都像当年的老八路一样，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为了部队的建设发展，为了飞行员们的迅速成长，该多么操心啊！每逢看到他们的工作那样忙累，他就有一种强烈的阶级感情，总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些，同时尽自己的能力多管一点“闲事”，为首长们分一分心。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分工虽然不同，但是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却应当和他们是完全一样的。

老郝还记得，他刚到这个前线机场没两天，有一回吃过晚饭，一个干部到他们炊事班住的宿舍里来，和他谈心。老郝还以为这是管理股刚刚调来管食堂工作的同志，因为他在谈话中对食堂工

作很在行,而且态度十分亲切随便,老郝和他很谈得来,一点拘束也没有。老郝说了自己的出身、经历,在航校当炊事班长的情况,来到部队后对办好食堂的一些想法和意见,等等。他们一面抽着烟袋,一面好像老战友久别重逢似的回忆着革命走过的那些战斗岁月,真是越谈越亲热。在这位同志面前,老郝愿意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除了谈炊事工作,他们也谈了别的一些事情。老郝有这么个脾气,有意见不喜欢闷在肚子里。他认为这位同志既然是刚调来管食堂工作的,那就是他的上级,有什么看法向他反映那是理所当然的。那时候,正是部队刚刚开始组建,人员不齐,工作也还比较忙乱。老郝看见有些从后方运来的物资器材,还在露天里放着,觉着非常心疼。他想提个意见,也摸不清是哪儿管的,找不着主。当时他越谈越激动,对那位同志说:

“咱们新中国刚开始建设,底子又不厚,那真是一分钱要顶几毛钱用啊!可这些材料都挺贵重的,放在露天底下,刮个风下个雨的淋坏了咋办?要是缺人手,请首长指个地方,我们炊事班的人有的是力气搬进去。”

那位同志对他的意见非常重视,表示一定马上向有关部门反映。并且赞扬他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表示要向他学习。那位同志还非常兴奋地告诉他:祖国人民非常关心空军的建设;如果我们每个同志都能用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来对待工作,那就能加速空军的发展,就能让祖国人民感到放心。他的话使老郝听了格外兴奋激动;同时也打开了他的胸襟,使他对自己工作的意义看得更高,更广阔了。他感到全身充满力量,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好。谈了半天,后来,那个人看了看表,突然笑道:“哦,过了十几分钟了,我要去开个会。我们改天再谈吧。”老郝送他走了回来不久,一个警卫员跑进来,问道:“政委呢?”

“哪个政委?”老郝奇怪地问。

“刚调来的祁政委。”警卫员回答,“听说是到炊事班来了。”

“哦……他就是政委？……”老郝惊喜地说，“刚走，去开会了。”

他和政委就是这样认识的。第二天，老郝就再看不见露在外面的物资器材了。在大会上，祁征远表扬了老郝的负责精神，号召同志们向他学习。以后，政委去看过他，他也去看过政委。虽然老郝知道了他是首长，却总还保留着第一次见面时那种亲切随便的老战友般的印象。祁征远同他谈心，提伙食方面的意见，帮他出主意；老郝也向政委谈思想，反映意见，把自己的各种想法毫无保留地谈出来。隔个几天，政委总要到食堂转转，关心地问到每个同志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困难，有时候还挽起袖子来帮着炊事员们刷锅洗碗。老郝觉得，这不单单是工作方法，这是表现了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表现了我们干部战士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每一回他们炊事班开会学习的时候，老郝总要这样向那些年轻炊事员们讲：

“同志们，咱们的炊事工作多重要呀！首长们不是没事了到这儿来闲逛逛的，这是代表了党的关心，代表了咱人民军队重视炊事工作的光荣传统。党时时刻刻都想着咱们的工作，咱们能不加劲把工作搞得好上加好吗？”

昨天晚上，祁政委和政治局周主任还参加了后勤部门召开的一个炊事员座谈会。他们听了各个食堂的炊事班介绍的工作经验，还在会上讲了话。祁政委在讲话中，代表部队党委对全体炊事人员的工作提出了表扬，提出了好几个优秀的炊事员的名字，其中也有老郝。他号召大家继续发扬前一段工作的优点，更加努力地为飞行和战斗服务，我们的伙食办好了，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们身强体壮，保证空战得到胜利，这就等于我们直接打击了美帝国主义。……

老郝想到这里，再看看正在休息室里吃着饭的年轻威武、刚强坚定的飞行员们，他不觉喜悦而骄傲地想：有咱们长期革命斗争的